

这首诗，句句铿锵，字字泣血，如同他心中不灭的火焰、不屈的意志，将南宋军民抵御外侮、收复失地的渴望写进字里行间，那是英雄的呐喊，是志士的悲愤，是未酬的壮志，是刻在骨血里的恨，是至死难平的憾。

三

黄鹤楼公园的岳飞铜像左后侧不远处，一块不大的岩石上，刻着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大字，据说是岳飞手书真迹的复刻。刻工极为精细，笔力苍劲且一气呵成，但我从这铁画银钩的四字中读出的，却是他的激愤、悲痛与不甘。

我常想，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将帅，本应是一个王朝的柱石。年仅34岁，便已位列“开国公”。南宋的爵位序列里，“公”是最高爵位，仅次于“王”的存在，几乎是文臣武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。在那个“君权天授，命由天定”的封建时代，“草根”出身的岳飞能够取得如此成就，应该说上天还是给予了特殊“眷顾”的。这同时也注定了岳飞不会是一个普通将帅，更不是一般寻常的人。如果是那样，已经功高盖世的他只需按照朝廷下达的指令行事，率军拿下光州（今河南省潢川县）、蔡州（今河南省汝南县）便不再前进，只需建立防线挡住金军南下，就可以安然享受荣华富贵，如何会为秦桧之流留下以谋逆之名拘陷他的口实，最后含冤饮恨死于大理狱中？当然，如果岳飞那样做了，或许世人早已把他忘记，或也不过只是史书里一个名字而已，又怎会被人们以其生命数倍、数十倍的岁月记住了他，数百年来一直纪念他？

自古以来，英雄的悲剧都不是个人的悲剧，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哀。回顾两宋三百年，最让后人神往的，是北宋时登峰造极的文化瑰宝、绝世世界的东京梦华；最让世人赞叹的，却是其“重文抑武”的国策。就是这样一个个当时的“国家战略”，让无数文人墨客得以挥毫泼墨，指点江山，却让武将士卒无心枕戈待旦、驰骋沙场，最终导致军备能力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，屡受外敌侵扰之患，甚至被冠以“弱宋”名声，“澶渊之盟”的屈辱、“靖康之耻”的伤痛，成为两宋历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。

纵览历史，忠臣良将辈出，奸人贼子亦不乏其例。“自古未有权臣在内，而大能将立功于外者”。岳飞的悲剧，在这句话中其实早已注定。我曾在朱仙镇岳飞庙见过“五奸跪忠”的铁像。秦桧、王氏（秦桧之妻）、张俊、万俟卨、罗汝楨五人，赤身露体、低头俯首，跪在岳飞像前，千百年来接受世人鞭打唾骂。世人皆以为是奸臣误国，其实秦桧之流的奸佞陷害只是表象，如果深究细想，根子是朝廷懦弱、众臣苟安，是那个狭隘与私心充斥的时代对英雄无情地抛弃。若没有朝廷的纵容、皇帝的默许，秦桧纵有万般毒计，又怎能轻易得逞？即便权势滔天，又如何搬得倒国之栋梁？南宋各军中，唯有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具备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，可将军在外为国浴血征战，没有倒在正面接敌的战阵之中，却折在背后朝堂飞来的暗箭之下。

绍兴十一年（1141年）初，从中原被迫班师后回到中原的岳飞，正等待朝廷对他“抗命北上”的处置。此时的中原，没有了岳家军的威胁，金军又重新变得趾高气扬，派重兵侵入淮西。南宋将领畏怯怯战，导致军队连连败退。危急关头，南宋朝廷又想到了岳飞。于是，一道道金牌传递的公文再次递到岳飞手中。还在病中的岳飞率八千余卫铁骑昼夜兼程，再次驰援淮西。闻悉岳家军至，金军立即退兵。

这一战，成了岳飞一生中领兵出征的最后一战。淮西之危解除后，岳飞被朝廷擢升为枢密副使，实则被解除了兵权。绍兴十一年（1141年）九月，急于和谈的秦桧在金军元帅完颜宗弼多次威逼催促之下，伙同张俊收买了岳飞部将王俊、王贵，诬告岳飞谋反，将其囚入狱中，又示意其党羽万俟卨等罗织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于十二月二十九日（除夕前一日）将岳飞杀害，岳飞年仅39岁。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同时遇害。“何日请缨提锐旅，一鞭直渡澶渊去”至此成为绝响，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”化作千古憾事。消息传到江边，百姓披麻戴孝；传到朱仙镇，蔡州流水呜咽。百姓们在江畔设立灵堂，为岳飞焚香祭拜。两座相距千里的古镇，在同一时间为一位英雄低吟悲歌。一江一河的回响，把一位英雄的壮志与悲怆，传颂得如此真切。

岳飞死后，鄂州军民多次联名上书，请求为其平反的呼声从未断绝，而朝廷却只顾着向金称臣纳贡、割地议和，对此置之不理。可惜，求和并未换来真正的和平，苟安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安宁。之后多年，南宋朝堂无主战之臣、军中无能战之将，只能在被恐吓骚扰、肆意羞辱、任人拿捏中苟且偷生，惶惶不可终日。直到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七月，宋孝宗即位后才将岳飞生前的职衔全部恢复，冤案得以昭雪。英雄虽已无法再为国征战，但忠魂却仍在护佑着南宋。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，南宋朝廷宣布岳飞谥号为“武穆”。嘉泰四年（1204年），宋宁宗为鼓舞军民抗金士气，追封岳飞为鄂王，后又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。这一切都已无力回天，南宋国势日渐衰微，领土逐步减少，自保尚且艰难，遑论收复中原。岳飞受追封鄂王后又75年，年幼的宋怀宗赵昀在崖山海战中被蒙元军队逼到走投无路，为免“靖康之耻”重演，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尽，苟延残喘的宋王朝自此覆亡。岳飞收复中原故土的豪情，在此化作词笺上的点点墨痕。

岳武穆遗像亭的亭柱上，镌刻有这样一副楹联：

撼山抑何易，撼军抑何难。愿忠魂常镇荆湖，护持江汉雄风，大业先从三斗起；
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怕死。奉说论复兴家国，留得乾坤正气，新猷端自四维张。

不爱钱，不怕死；常镇荆湖，复兴家国……短短60字，是后人对着岳飞的深情礼赞，既写尽了他的一身正气、一世功勋，更道尽了他的一生夙愿。史料记载，岳飞在鄂州镇守时，朝廷对军队的粮饷供应都困难，他便在鄂州和襄阳等地开展营田、屯田，既增加了军队收入，也减少了百姓负担。一些文人士感叹乱世难治，岳飞却说：“只要文官不爱财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就太平”。岳飞蒙冤下狱后，秦桧曾想借籍没其军财家产来掩饰罪行，结果只抄得玉带数条，以及甲冑、鞍马、弓箭等军中物用，岳飞住处更是“惟布衣瓦屋，无华饰之具，江南士大夫家所未有也”。此后，“文官不爱财，武官不怕死，天下就太平”便被世人广为传诵。到明清时期，人们又将宋高宗所赐“精忠岳飞”与岳飞背上刺字“尽忠报国”合称为“精忠报国”，这四个字逐步演变成爱国精神的象征，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中的不朽图腾。

四

随着英雄逝去，武昌与朱仙镇也似与岳飞在两地的命运一般，渐渐走向不同的轨迹——朱仙镇因黄河几次改道，蔡河渐渐淤塞，到清代中期时开始慢慢沉寂，虽然镇子上如今仍然热闹，但已难再现当年“粮船塞港、车马填街”的繁华。再看武昌，数百年来凭着长江之利始终挺立潮头，从明清的商贸重镇，到清末的“首义之城”，辛亥革命枪声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也让这座城市成为变革近代中国命运的起点。如今的武昌，已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。当年岳飞屯兵操练的地方，变成了一个车水马龙的繁华商圈，江汉公园内游人如织，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。岳飞的“精忠报国”，革命者的“敢为天下先”，在时代浪潮中代代相传，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，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精神气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翻开桌上的日历，2026年4月2日（农历二月十五），是岳飞诞辰923周年。九百多年过去了，作为历史人物的岳飞虽已远去，但作为民族精神象征的岳飞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。

这，就是英雄的价值。



岳飞（中国画） 韩伍作

二

我常想，这样一个忠君报国的将帅，本应是一个国家的幸事。此时的南宋早已偏居临安，江山残破，风雨飘摇，外有金军压境，内有乱贼四起，皇帝心思摇摆不定，文臣武将各怀鬼胎，主战主和争执不断。而此时的岳飞经过多年征战，已是文韬武略、独当一面的将领，深得宋高宗赵构信任，经常调派他四处“剿寇”、八方“救火”。绍兴三年（1133年）时，岳飞奉旨率军前往江淮，一举平定以李成、张用为首的流寇，收复大片失地，赵构闻捷大悦，亲书“精忠岳飞”四字，制成旗帜赐给岳飞，并加官晋爵，以彰其忠勇。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，南宋朝廷又调岳家军清剿洞庭湖地区的杨么起义军，岳飞再因战功晋封为武昌郡开国侯，同年又被封为武昌郡开国公。

若以世俗的眼光看，作为南宋朝廷地位最显赫的将领之一，岳飞不仅手握重兵，而且备受倚重，用成功卓著、名垂青史来评价，也是实至名归了。换作一般将领，在朝纲不振、朝不保夕的时局之下，想得更多的或许是在乱世风云中如何拥兵自重，又或许是在波云诡谲的朝堂之上怎样明哲保身……但是，岳飞并没有这样做。以他的聪明才智，又怎么会想到这些呢？只不过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也不屑与那些蝇营狗苟之辈为伍，他的心中装的是家国、是大义，是故土，没有什么位高权重能比家国大义更重，没有什么期盼能比重返中原、重回故乡更为迫切。

襄阳六郡的收复，并未让岳飞停下北上的脚步。绍兴十年（1140年），经过数年精心准备，岳飞再次从武昌挥师北进，开启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北伐。此时的岳家军，已发展成为拥有骑兵、步兵、水师等多个兵种的精锐之师，其中背嵬军更是清一色的重骑兵，战斗力极强。兵锋所指，所向披靡。一场场大捷，像一道道惊雷炸响在中原大地，回响在南宋朝堂。郾城一战，岳飞率亲重骑冲锋陷阵，大破金兀术引以为傲的“铁浮图”和“拐子马”；颍昌之战，岳云率八百余骑血战金军，身被数十创仍死战不退，最终斩杀金兀术的女婿夏金吾等将领，缴获金军大旗数百面。接连的胜绩让岳家军士气如虹，一路追击不断溃散后撤的金兵，兵锋直指北宋故都开封。据说进至朱仙镇时，更是创造了“五百背嵬骑大破十万金军”的传奇战绩。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！”流传在金军士卒口中的这句哀叹，成为岳家军忠勇善战最好的注脚。反观金军，此时已元气大伤，屡战屡败，士气低迷，不少士卒畏岳家军如虎，纷纷投降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。”也就是说，此时的金兀术已准备放弃开封北归。

朱仙镇距开封，按宋时仅45里，只需骑兵一阵冲锋，便能抵达故都城下，一雪“靖康之耻”也不再是梦想。

然而世事无常，历史总于无情中透着刺骨的冰凉，给后人留下无数扼腕痛惜的遗憾。就在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之际，十二道金牌从临安快马加急送来，一道比一道急，一道比一道严厉，强令岳飞班师回朝。咫尺之地，成了再也无法跨越的天堑。“十年之力，废于一旦！”岳飞仰天长叹，和泪泣血。他知道，这一撤，此前收复的失地将再度沦陷，刚刚燃起希望的百姓又要陷入水火之中；这一撤，已经准备退却的金军又能获得喘息重整之机，再想北进中原，势必难如登天。

君命难违，百姓难弃。撤军前，岳飞顶着压力停留了5天，尽最大努力帮助朱仙镇附近的百姓向汉水上游的六个州府迁移，以免曾经“戴香盆、运粮革，以迎官军”的百姓遭到金军重返后的报复性屠杀。“飞留五日，以待其徙，从而南者如市”。史料中对当时情景的记载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、冰冷的几个字，映照的现实，却是老人的哽咽、孩童的啼哭、百姓的挽留交织在一起，久久回荡在朱仙镇的上空。蔡河（后为贾鲁河）的涟漪，载着百姓南迁的愁绪远去，却带不走将军未尽的憾恨。岳飞眼含热泪，牵着老人的手，摸着孩子的头，一遍遍安慰大家：“我此去，必当再率大军北进，收复中原，还大家一个太平家园。”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百战百胜的将帅，而是与那些再度失去家园的百姓一样，是个有心报国、无力回天的普通人。他知道，许下的承诺，不过是一句无法兑现的慰藉。

南归途中，岳飞便得知，宋军刚收复的中原多地又被金军夺回，只得悲叹：所得诸郡，一旦都休！社稷江山，难以中兴！乾坤世界，无由再复。回到武昌，岳飞再次登上蛇山。迎面吹来的江风依旧，肆意撩拨着他的发丝；黄鹤楼上的栏杆依旧，一如他此刻沉重无奈的心情。豪情化作悲愤，壮志跌入尘泥。他凭栏而立，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，挥笔写下了第二首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：

怒发冲冠，凭栏处、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！

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。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！

位于武昌蛇山之巅的黄鹤楼，一年四季游人如织，络绎不绝。但许多到这里观光打卡的游客并不知道，公园的东北角还有一处专为纪念南宋抗金名将、民族英雄岳飞而设的景区，内有岳武穆遗像亭、功德坊、“还我河山”石刻等旧址遗迹。站在景区内的岳飞广场上，向北远眺——虽目力难及五百公里之外，但心向往之，那里便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的开封朱仙镇。镇中心最繁华处，也建有一座纪念岳飞的岳庙。

朱仙镇与武昌，一北一南，相隔千里，本无关联，却因岳飞产生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共振与岁月和鸣——武昌是岳飞屯兵驻守、挥师北上的“始发地”，他从这里多次北伐、驰援淮西，立下赫赫战功，这座城也见证了他32岁便建节授爵，继而封侯并最终晋封为武昌郡开国公的巅峰时刻。朱仙镇则是岳飞北伐抗金、收复中原的“终点站”，他率岳家军挟连续大捷之威进驻于此，距重返故都、重整山河夙愿仅一步之遥，却被十二道金牌无情拦阻，留下顿枪勒马、抱憾撤军的千古遗憾。这两地，一始一终，将岳飞一生的忠勇传奇、辉煌悲怆和最后绝唱，永远定格在历史长河之中。

2015年我还在开封工作时，曾前往朱仙镇的岳飞庙参观拜谒，并在镇外一处旷野中寻到岳家军的点将台。当年金戈铁马，仰天长啸，将士一呼、气动山河之地，如今只剩一方土台和一块石碑。站在台上，环顾四野苍茫，我竭力想象岳飞是怎样意气风发地跨战马、提银枪，在这里点阅三军，向将士们发出“直抵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尔”的豪言，然而回应我的，只有寒风吹过麦苗野草发出的呜咽。此情此景，让我突然想起明朝宰相于谦路过朱仙镇时所写的那首《岳忠武王祠》：

匹马南来渡浙河，汴城宫阙远嵯峨。中兴诸将谁降敌，负国奸臣主议和。

黄叶古祠寒雨积，青山荒冢白云多。如何一别朱仙镇，不见将军奏凯歌。

归来后思绪万千、感怀难平，于是动笔写下《朱仙镇：不见将军奏凯歌》，聊抒心中憾叹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晓了武昌与朱仙镇的渊源，想再写些关于岳飞与这两地的文字，却始终未寻得合适契机，只得将它搁在心里，时时思忖。

等到2018年初，我因工作变动回到武昌，得了地利之便，闲暇之余，多次去黄鹤楼公园的岳武穆遗像亭凭吊怀古，又时常在武昌的大街小巷间辗转，追寻当年岳飞在这里留下的痕迹，了解更多岳飞与武昌的故事。直到2025年底的某天傍晚，我再次从岳飞广场下来，走上长江大桥时，抬眼望见落日余晖熔金般倾洒在江面，波光粼粼的江水像极了一条缀满碎金的绸带，向东奔流不息。驻足桥上，扶栏远眺，扑面而来的江风中竟隐约可闻贾鲁河的气息，耳畔似有铿锵词声回响……这不正是我一直寻觅的感觉吗？兴奋之余，我立即返回家中，一气呵成写下这篇《江声河韵“满江红”》。

一

黄鹤楼公园的岳飞广场上，矗立着一座高8米、重达16吨，气势雄浑、大气磅礴的岳飞铜像。每次去瞻仰时，我都会尝试从不同角度与他对视。无论怎么看，扶鞍勒马的岳飞，都是眉峰紧蹙、目光北望，英武中藏着无尽忧思，身旁的战马垂首嘶鸣，似欲奋蹄而起，冲向敌阵。

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家、亲书“精忠岳飞”四字，制成旗帜赐给岳飞，并加官晋爵，以彰其忠勇。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，南宋朝廷又调岳家军清剿洞庭湖地区的杨么起义军，岳飞再因战功晋封为武昌郡开国侯，同年又被封为武昌郡开国公。

在我心中，岳飞与辛弃疾各有千秋，但若论武路与事功，岳飞或许更令人动容。辛弃疾的生年比岳飞晚了近40年，他出生时岳飞早已封侯拜将，文采武功享誉天下。辛弃疾毕生虽也以收复中原为志，但他率抗金义军归顺南宋之后手中便再无兵权，一腔报国热血只能化作终生郁愤之词。岳飞却大不同！论武力，他位列“中兴四将”之首，手中的湧泉枪，曾在漫天血雨中刺穿无数金军铁甲，每一次挥舞都带着“还我河山”的呐喊，更在百战无敌中打下“撼山易，撼岳家军难”的赫赫威名，不仅是风雨飘摇中撑起南宋王朝残破的半壁江山；论文才，他的词作功力少人能及，一支羊毫笔，饱蘸满腔不屈的热血，以雷霆万钧的笔力写就了一首首铿锵激昂、荡气回肠的家国悲歌。其中最有名的便是《满江红》了。数百年来，仅一句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”，就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赴汤蹈火、慷慨献身。

岳飞一生其实写过两首《满江红》（其中第二首是否为岳飞所作，学界尚有争议，但数百年来早已深入人心），而这两首词作恰都在武昌期间所写，也是他人生遭际和时代命运的真实映照。至今读来，仍能从字句中闻听金戈铁马的呼啸，从词韵里叹怀英雄末路的无奈，从笔墨中触摸那颗炽热滚烫的爱国之心。

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五月，岳飞奉南宋朝廷之命率军进驻武昌。彼时的武昌，既是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，也是剿灭淮西贼寇、抵御金军南下的核心防线。在他心中，这里更是收复中原、重整山河的根基之地。据武汉地方文史资料记载，在武昌驻扎时，岳飞治军严明，府设在司門口，校场立于小东门沙湖畔，中军营驻在大东门晒湖旁，马队扎于马蹄营，水军基地则选在岳家嘴，“精忠岳飞”旌旗在各处营地迎风猎猎，练兵鼓声于陆地江面昼夜不绝。岳家军的忠勇，也不只对朝廷，更对天下百姓。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掬掠”的严明军纪，让他们与武昌百姓亲密无间、水乳交融。现今武昌仍在这些地名，既是对那段岁月往事的鲜活见证，也是这座城市与百姓对岳飞和岳家军的永久铭记。

驻守武昌期间，岳飞心中思虑最多的，还是如何挥师北伐、挺进中原，早日收复故土。绍兴四年（1134年）秋，他在进驻武昌仅几个月后便率军北进，开启了第一次北伐。首战郢州（今湖北钟祥），郡将张宪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攻破城池，此战歼伪齐军七千余人，守将荆超投崖自杀；次战襄阳，守将李成本就是岳飞征讨江西贼寇时的漏网之鱼，听闻岳飞前来问罪，吓得魂飞魄散、不战而逃；随州之战，岳云手持双锤冲锋陷阵，最先攻上城垣，伪齐知州王嵩被俘，岳云从此享有勇冠三军之誉。随后，岳飞率军乘胜追击，分兵两路夹击邓州，收复唐州及信阳县，襄阳六郡尽数重回南宋版图，彻底粉碎了金军建立伪齐政权为宋金缓冲地带的阴谋。这是自北宋遭难、南宋建立以来，第一次大规模收复中原失地。岳飞更因此战功，32岁便获授清远军节度使，封爵武昌县开国子爵。以而立之年建功授爵，纵横两宋，只此一爵。

得胜班师回到武昌后，岳飞登上黄鹤楼，凭栏北望，中原大地烽烟四起，故乡汤阴的家园仍陷落于水火之中，故都开封的宫阙还笼罩在烟云之下。他胸中的豪情与愤懑交织，挥笔写下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：

遥望中原，荒烟外、许多城郭。想当年、花遮柳护，凤楼龙阁。万岁山前珠翠绕，蓬壶殿里笙歌作。到而今、铁骑满郊畿，风尘恶。

兵安在？膏锋铓。民安在？填沟壑。叹江山如故，千村寥落。何日请缨提锐旅，一鞭直渡清河洛。却归来、再续汉阳游，骑黄鹤。

这是第一首《满江红》，也是一首写在胜利之上的凯歌，字里行间少有颓唐之色，更多是昂扬之志。山河残破，家国沦丧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，反而更加坚定了他“一鞭直渡清河洛”的决心。在他看来，收复中原、重整山河，不过只是时间问题。

江声河韵

周刊

8

长江日报

2026年4月1日 星期三

主编：周 璐 美编：职工胜

版式：洪菊华 责校：郑德衡

英雄与城市 共铸丰碑

夏安杰

农历马年春节前，终于完成《江声河韵“满江红”》的最后一次修改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对读者而言，这或许只是篇普通文章，但于我，却是了却了一桩记挂十年的心愿。

岳飞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，书写岳飞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，或颂其赫赫战绩，或悲其千古蒙冤，或扬其忠勇气节。自从2015年我寻访朱仙镇，萌生了写作念头后，如何跳出固有框架，挣脱刻板史料，写出一个有勇有谋、有胆有识、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的岳飞，便成了困扰我多年的难题。我不愿将岳飞塑造造成遥不可及的历史符号，更想展现他鲜活的多面性与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出于敬畏与审慎，迟迟不敢落笔。

回到武汉后，武昌的江边、街巷是我流连最多的地方。在司门口徘徊，遥想岳飞帅府旌旗猎猎；在岳家嘴驻足，仿佛听见水军操练鼓声震岸；在黄鹤楼伫立，忍不住触摸岳飞凭栏北望的忧思。闲暇时，反复研读《宋史·岳飞传》等史料，感知他32岁便在武昌建节封爵的意气，体味朱仙镇饮恨撤军的悲怆，英雄的形象在考证与探访中愈发鲜活。

直到那次长江大桥之行，落日熔金，江风拂面，涛声入耳，“江声”“河韵”“满江红”骤然浮现，让我豁然开朗：武昌是岳飞功业起步、精神孕育之地，朱仙镇是他壮志未酬、悲怆落幕之所，长江、蔡河（贾鲁河），一江一河，一始一终，完整勾勒出英雄的人生轨迹与精神内核。尤其在武汉工作生活的这几年，我不仅领略了首义之城“敢为天下先”的气魄，更亲身经历了世纪疫情中，这座英雄城市众志成城、攻坚克难的悲壮与豪情。这座城市的英雄基因，早在岳飞驻鄂抗金的岁月中便已刻入血脉，历经千年积淀，与城市风骨融为一体，化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、绝境之中坚守不弃的磅礴力量。

江声河韵千载不息，英雄与城市共铸丰碑。我始终坚信，英雄精神贵在传承，文字之力重在传扬。于我而言，这篇文字的创作不仅是一次灵魂的洗礼，更是对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的深情礼赞。愿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，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。

……

夏安杰：湖北人，从军25年，曾多次参加抗洪、抗震和重大军演报道，在人民日报、新华网、解放军报等媒体刊发新闻及文学作品20余万字。